

〔台湾〕王邦维

佛经

寓言故事



佛经寓言故事

〔台湾〕王邦维 编著

花城出版社



佛经寓言故事

〔台湾〕王邦维 编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东莞市凤岗镇天堂围区)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1插页 249,000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360-2430-4

B·21 定价:14.6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言

在大地上民族之林中，几乎任何一个民族在古代都或多或少地创造了一些神话、寓言和童话，但是创造的数量有多少，质量有高低。据一般学者的意见，印度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比较突出的。鲁迅先生对古代印度寓言的评价是众所周知的。这个评价我认为公允而且实事求是。

印度的神话、寓言和童话，几乎传遍了全世界，连古代希腊寓言，比如说《伊索寓言》中都可能含有印度的成分。以后的《十日谈》、《坎特伯雷故事》以及许多国家的寓言和童话中都能找到印度影响。印度古代有一部寓言、童话、小故事集《五卷书》，曾透过中世波斯巴列维语和阿拉伯语的译本传遍了世界。德国学者 Theodor Benfey 通过追踪这一部书中的故事，传播衍变的情况而建立了“比较文学”史。现在所说的比较文学，其任务的一部分也就是研究一些国家文学同另外一些国家文学之间的直接影响问题。

在这一方面，中国同印度更有特殊的关系，这些事实是人所共知的，我在这里不再细述。随着佛经的传入，印度的寓言、童话、小故事也传入了中国。估计除了佛经之外，还有别的途径，比如商人的来往等等，但是主要还是佛典翻译这一个途径。

谈到佛典，现在于中国，能读原文的极少，能读古代汉译

的人也不太多。因此就需要注释，甚至翻译。而这一本书，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新尝试。佛典中的寓言、童话和小故事，浩如烟海，是选不胜选的。这本书只能算是沧海中的一粒珍珠，但我相信，它们是会受到广大读者欢迎的。

也许有人要问：这本书的寓言、童话和小故事都是精华，都是正面的东西，都是值得学习而能引起共鸣产生好作用的吗？当然不是。同所有古代比较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书中所选的故事有精华，是为主，也有糟粕，是为辅，从思想性来说，更要一分为二。其中有进步的东西，也有一些落后的成分，这是难以避免的。我们只能本着外为中用、古为今用的精神，取其积极的一面，而摒弃其消极的一面。如果着眼于艺术性的话，其中可以借鉴的东西会更多一些，对丰富我们的想象力，提高我们的表现能力，极有裨益。

对比较文学有兴趣的人们，如果想探讨中印两国文学的互相影响，也可以看看这一本书。事实上，古代印度的许多故事早已进入中国文学领域。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此有详实的论述，可以参看。至于像《西游记》这类的小说，深受印度之影响，更勿庸赘述。宋以后的小说、笔记中，也可以找到不少可能来源于印度的成分。

总之，出版这本书是很有意义的，它能满足许多兴趣不同的读者的需要。于今，不避佛头的着粪之讥，出版此书，望能得多数读者之共鸣。

关于佛经和佛经的故事

——前言

(一)

《佛经寓言故事》，是为一些想了解佛教文学，而又对直接阅读古译佛经感觉吃力的人们写的。

什么是佛经呢？顾名思义，佛经就是佛教的经典。我们知道，佛教是一种宗教，它最初产生在印度，后来传到中国和亚洲许多地区，以及亚洲以外的一些国家。佛教产生的时间很早，源于释迦牟尼。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六世纪，他 29 岁出家，35 岁悟道，从他悟道的那天起，佛教就算是产生了。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后，终其一生，致力于宣传他的教义，组织佛教的教团，使佛教得到传播与发展。他活到了 80 岁，在公元前五世纪去世。据说，他去世以后，他的弟子们把他在世时说法的那些内容整理出来，开始时是用口头背诵，后来又用其他方式记录下来，这就成了后来的“佛经”。

但是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完全可靠。

现存的佛经数量很大，内容也很杂。从语言上分，有印度

古代语言巴利文、梵文和其他俗语的佛经，时代比较早，其中巴利文的保存相当完整，流行于今天的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有汉文的佛经，大部分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数量最多，但也最杂；有藏文的佛经，绝大部分也是从梵文翻译过来的；还有从藏文转译的蒙文佛经，以及近代才发现的中亚的一些古代语言的佛经。我国古代的一些民族语言，如西夏文、吐火罗文等，都有翻译的佛经。各种佛经语言不同，内容上有差异，归属的佛教派别也往往不同。近代的学者们从语言和内容上进行分析，发现现存的佛经并不是在一个地区、一个时代里产生的，它们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流行分布的情况十分复杂，内容中有很多成分，明显地是后来增加进去的。因此，现存的佛经可以说几乎都不是释迦牟尼当年的亲自说教，它们是后来的佛教徒们创作的，只在名义上说是释迦牟尼说的。只有那些产生较早的经典，被认为保留有关释迦牟尼本来的说教比较多一些。

佛经的数量很多，过去一般将其分为三大类：一类叫做“经”，一类叫做“律”，一类叫做“论”。其中“经”就是所谓释迦牟尼亲自演讲的佛教教义；“律”是僧侣们应该遵守的戒律，这往往也被说成是释迦牟尼亲自规定的；“论”是比释迦牟尼晚的佛教徒们解释或阐扬佛教教义的著作——三类合在一起称作“三藏”。

作为一种宗教经典，佛经的目的是宣传宗教，讲的主要是宗教的道理。可是我们知道，古代的宗教和今天的情况不太一样，它不仅仅是信教人思想上的一种信仰，它也涉及到生活的

任何方面，因此宗教的典籍往往成为一种古代历史的百科全书。佛经的情况也是如此。它里面除了宗教的著作、哲学的著作，也有不少文学作品，有的佛经甚至还讲到了天文学、医学。

古印度人很有文学天才。从远古时代开始，他们就创作出许多伟大的文学作品，有赞颂性质的诗歌，有著名的史诗，有各式各样的寓言和故事。最早是集体的创作，后来又有个人的创作，而个人的创作往往也是吸收了民间文学的材料然后再加工的。创作佛经的佛教徒们常常也这样做。人民群众创作出许多寓言故事，个人创作者吸收进来，根据宗教的需要加以改编，有时再加上一些自己创作的故事，就成了佛教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虽然大多被抹上一层宗教宣传的色彩，但是只要去掉这层色彩，我们就可发现它们大多都充满生活的气息，富有人情味、生动、幽默或包涵着有益的教训。它们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古代印度人民的思想、感情以及生活中的许多场面，有时简直就像是一幅幅生动的风景画。常常还有这种情况，一个故事不仅在佛经中可以看到，在印度其他古代文学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学者们常常透过分析对这些不同作品中同一或类似的故事，追溯这些故事产生的来源、时代和演变。有的学者又利用这些故事中的材料来探索古代印度的历史。

佛经故事在思想上和艺术上还有自己的特点。佛教在印度的产生，成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这同样反映在佛教的文学作品里。佛教宣传“轮回”，就是说一个人死了，下一世会再投胎——宣扬“因果报应”，就是说一个人做了一件事，不论是好是坏，以后或早或迟都会得到

报应^①；宣传没有原则的“忍”^②，瞧不起妇女^③，这些都是消极落后的。但是佛教反对婆罗门教（印度的一种比佛教产生更早，具有正统地位的宗教）的祭祀，反对婆罗门教把人分成各种阶级，不平等的种姓制度，反对战争，提倡和平、友爱、慈善。这些又是它积极的一面。这两种思想倾向，在佛经故事里随处可见。

佛经故事多数都不长。它们常常这样开头：某时，释迦牟尼佛在某地，为那些那些人说法。他开始讲宗教的道理，不时地引用一些譬喻，这譬喻大多就是故事。故事娓娓叙完，听众们皆大欢喜，释迦牟尼点出他譬喻的对象，又回到原来的题目上，于是大家都明白了他的意思。虽然我们今天看到的佛经及

① 一般人不信“因果报应（轮回）”之说，乃至讥之为无稽，皆是“人云亦云，不自思考”之论。要知因果，简如食（因）则腹饱（果），衣（因）则身暖（果）；不食（因）则饥（果），不衣（因）则寒（果）。语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推演世间一切贫富、智愚、美丑、舛通……皆有其因，而得其果（报），倘“种瓜不得瓜，种豆不得豆”，那欲食瓜、食豆，将种何籽可得？又得瓜、得豆，是从何籽得？佛教因果轮回之论，绝非是“消极落后”。世人不阐扬因果，故人心愈加险恶、道德日渐低落……风灾、水灾、地震、战争等等，各种“业报”——应生，可谓是自作（因）自受（果）也！

② 忍须何原则？当知“忍”是无价之宝，乃为“六度婆罗蜜”之一。佛家所谓的“忍”，绝非粗浅如世俗“君子报仇——三年不晚”之忍。忍有“逆忍、顺忍”，苏东坡所言：“八风吹不动，稳坐紫金莲。”八风者：“利、衰、毁、誉、称、讥、苦、乐”是也！“利、誉、称、乐”为顺心之事；“衰、毁、讥、苦”为逆心之事。逆心之事，不忍则嗔，则恨，则怨，则恼；顺心之事，不忍则贪，则恋，则执，则著，嗔恨怨恼、贪恋执著，皆是惹祸生灾之因也！

③ 佛言：“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堪作佛。”当知佛教是“真平等”者，岂有“重男轻女”之理？男女是平等的，女人除了必须转为男身，才能成佛外，其他成罗汉，成菩萨，根本是没有男女差别的。如为信佛、学佛者，视一切众生皆“平等”，岂会视“女人”为贱呢？

其中的故事不一定真是释迦牟尼亲口所说，但这种说法的形式大概是当年的事实。佛教徒们为了宣传宗教，在当时收集、改编和创作各式各样的故事，再把这些故事按照这种形式组织起来，是认真经营，费了一番功夫的。小说家沈从文先生读过一些佛经故事后说：“这些带有教训意味的故事，篇幅不多，却常在短短篇章中，能组织极其动人的情节。主题所在，用近世眼光看来，与时代潮流未必相合。但故事取材，上自帝王，下及虫兽，故事布置，常常恣纵不可比方。只据支配材料的手段组织故事的格局而言，实在也可以作为‘童话教育文学’以及‘幽默文学’者参考。”^①

(二)

佛教传入我国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西汉末，东汉初。几乎和佛教传入中国的同时，佛经也传进了中国。传说汉明帝因为梦见了佛，派人到西方取经，使者回来，用白马驮来了佛像和佛经，还请来了印度的僧人，明帝因此特地在洛阳修建了一座至今仍极为有名的“白马寺”。来华的印度僧人就住在白马寺里，译经与传教。这种传说虽不一定可靠，但至少说明中国翻译佛经的历史几乎和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一样早。

^① 佛教一切经典论作，若以文学、哲学……视之，究之如一般“学术”则终不能获其益。当知诸佛菩萨，大悲大愿，所言所论，尽是教人离苦得乐、超生了死之法，绝非光只“劝人为善”而已，当常亲近佛教经典、善知，方可得“正知正见”。

可靠的记载是：从东汉末年起，许多外国僧人——印度及那时称作“西域”的其他各国——来到了中国，或者凭着记忆，或者凭着带来的文本，翻译出大量的佛经。他们译经时常有中国人当助手。后来，佛教在中国传播渐广，中国人也有自己译经的。参加译经的不仅有中外的僧人，也有好些不是僧人，而是对佛教有兴趣的中国学者、文学家。翻译的水平也渐渐提高起来。再到后来，不少中国佛教徒就不辞艰辛，舍生忘死，跋涉万里，亲自到“西天”——现在的印度，去学习和研究佛教，携回经典，翻译成汉文。这时翻译的佛经就更多，质量也更高了。我们都知道“唐僧取经”的故事，那位唐僧玄奘在历史上，更是一个真实的、了不起的人物。

这种佛经翻译事业，从东汉时开始，到了唐代，达到巅峰，又一直延续到宋代，宋代以后才停止。但在这同时，我们的一个兄弟民族——藏族，他们用自己的语言翻译佛经的工作却方兴未艾。

这样算来，佛经的汉译工作，前前后后进行了将近一千年。在这一千年的时间里，无数的中外高僧大德，孜孜矻矻，通力合作，翻译了许许多多经典，他们的成绩是惊人的。举例来说，有一种南宋末年雕刻的佛经丛书，一般称作《磧砂藏》，收经就有1500多部，6300多卷（里面有小部分是中国僧人自己的著述）。而这部丛书没有收集的，翻译了却没有保存下来的佛经还有很多很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这样长的时间内，以这样大的规模，把另一个国家、另一种文化的典籍翻译成自己的语言，形成新的一整套典籍，这种事，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是少见的，

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我们中国人以前知道的佛经和佛经故事，主要靠的就是这些翻译家们，努力工作的结果。

(三)

佛经的汉译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在历史上有什么影响和意义呢？

首先，佛经翻译和佛教这种宗教本身在中国的发展紧密相连。佛经翻译促进了佛教的发展，佛教成为一种势力和影响很大的宗教。但更重要的是，佛教文化是我们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接触的外国文化，它使当时的中国人大开了“眼界”。由于佛教的传播，我们不仅知道了一种新的宗教，也了解到了印度的哲学、逻辑、语言学、文学、艺术、天文学、医学等科学，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刺激了我们自己文化的发展。这恐怕是比佛教本身更有意义的一件事。就这方面来说，佛经的翻译有着很大的功绩。

我们这里只简单提一下文学方面的情况。佛经在中国翻译出来后，佛教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就十分突出。

秦汉以来，我国流行着神仙传说，到了南北朝时代，更出现了一种专门写鬼神和怪物的文学作品，叫做“志怪小说”。这些志怪小说很明显受到当时大量翻译的佛经的影响，其中有的故事，几乎完全就是从佛教经典中搬来的。到了后来，这种文体进一步发展，在内容范围上更加扩大，就成为唐代的“传

奇”。我们从中仍可以看到佛教文学的影响。这些情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里早就指出过。

敦煌发现的“讲经文”和“变文”，现在是研究中国文学、史学者们讨论的热门课题。谁也不能否认，它们是在佛教文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有些学者还把变文和中国一千年来丰富的白话文学传统联系起来看，认为它可能是文学史中这种新文学形式的起源之一。

我国古代的戏曲产生得比较晚，有些戏曲故事也吸收了佛经中的材料。我们这里所选的故事中就有一个例子。

至于著名的小说《西游记》，它和佛教文学的关系简直不用提了。孙悟空、唐僧、猪八戒、沙和尚在今天是妇孺皆知的人物。我们多数人都知道如来佛、观音菩萨、罗汉等等。他们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最早也往往是从这本书中得来的。

有一些小的寓言故事，比如《瞎子摸象》、《鳖鱼向猴子借肝》、《猴子捞月亮》等等在民间流传甚广，最早也是从佛经中来的。连我们念小学时就知道的“曹冲称象”，有人考证，认为实际上也是从一个佛经故事改写成的。因为这种寓言故事短小，宗教味也不浓厚，我们吸收了往往还不知道。鲁迅先生说：“当闻天竺（即印度）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即翻为华言之佛经，亦随之可见。”

还有一点，在翻译佛经的长期过程中，汉译佛经的语言、文风、文体都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流风所及，往往使同时代的其他非佛教的文学作品大受影响。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我们的汉语本身，也因此增加了许多新的词汇、新的语言表达

方法。这些痕迹，倘若细心，便很容易发现。

(四)

前面已经讲了，现存的佛经数量很大，卷帙浩繁。佛经中的故事也很多。究竟有多少，没有人统计过，也很难统计，大大小小地算起来，可说成千上万。不少的佛经几乎从头到尾都在讲故事。它们用一条或几条线索把好多长短不同的故事串联起来，宣传一些宗教主张以及其他有关宗教的东西。一般人要读完这些佛经，即使毕生也不可能。所以，为了方便一些想了解佛教文学，读读佛经故事的人们，似乎就有必要照我们今天的要求，编一种新的“佛经故事”。

这类工作已经有人做过。几十年前，一位有名的法国汉学家，名叫沙畹，曾把佛经故事翻译成法文，编成《佛经中五百故事》，有三大册。日本最近出版的一套《佛典童话全集》，八大册，也是翻译改写成日文的佛经故事集，其中大多数故事也是从汉文佛经中选译而出的。

前面已经说过了，汉文佛经是古代翻译家们工作的成果，译成的时代最早的在东汉，最晚的是在宋代。古代翻译家们译经，大多用的是一种在当时来说，可能是半文言半白话的语言。这种语言和传统的中国语言不一样，比较接近口语，同时又明显地受到翻译时所依据的原文的影响，往往使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有些生硬、古怪。这种译文，在当时或许一般群众大多还能听懂或读懂，但今天读起来，就比较难理解了。因此，对于现

在新的读者，似乎还需要对古译进行注释。

这两件事就是本书所要做的工作。

我们从汉译佛经里选取了一百多个故事。选的故事有长有短（短的居多）。选择时的标准是注意到较有代表性，在思想和艺术特点上，较能为今天的读者所理解、接受和鉴赏的。

佛经的原文，历代传抄，文字上往往有错讹与脱落，因此我们在抄录原文时，对少数地方根据不同的版本进行了校正。为了使读者对佛经和佛经故事有较多的了解，对有关佛经作了简单的介绍，对原文则加了一些简单的注释，又把古译全部翻译成白话。

“翻译”这种工作，过去也有人做过一些。有的是把原文直接翻译成白话，有的则是取其主要情节，在文字上加以删削和补充，进行不同程度的改写。我们采取的是前一种办法，文字上尽量不改变原文的意思，不增益、不减损，一依其旧，只是把难懂的古译改译成为今天易懂的白话。我们觉得，这样比较能反映佛经和佛经故事的本来面貌，使读者从这些故事中了解到佛经和佛经故事的本来面貌和风格。佛经故事就是佛经故事，它和其他的“古小说”不一样，和现代人新编的故事或寓言也不一样。它有它自己的特点。过去沈从文先生利用佛经故事作材料，写过一些寓言性质的小说，但实际上几乎等于是一种新的创作。

至于选的故事本身，它们宣扬的思想有进步的，也有落后的，或者一事而兼二者。只要稍加注意，便可分辨出来。相信读者们自有鉴别的能力，这里就不用多说了。

我们不是宗教徒，也不嗜古，我们读佛经，只是想从中了解古代的宗教、古代的文化、古代人民的生活，研究它们，古为今用，提高我们的文化知识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古代的一种文化遗产，佛经可以说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而我们今天则可以从发掘出许多有用的东西。

有一部专门是故事的佛经，鲁迅先生曾经十分推崇，叫做《百喻经》，讲了许多故事，末尾的偈言说：

如阿伽陀药，树叶而裹之。

取药涂毒竟，树叶还弃之。

戏笑如叶裹，实义在其中。

智者取正义，戏笑便应弃。

它把佛教宣传的宗教道理说是“正义”，把它讲的故事比喻成用完即弃的树叶。但我们今天却要反其意而为之，不需要它的“正义”，却掇拾起佛教文学的一些枝枝叶叶，为我们今天的新文化事业增添一点颜色。我们的这种工作目前还只是一种尝试，它的不足和错误，尚待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正。

潘文良 校时感言

目 录

序 言	1
关于佛经和佛经的故事	1
一、百喻经	1
1. 食盐	3
2. 挨打	3
3. 认兄	5
4. 赞父	6
5. 三重楼	6
6. 先知	8
7. 鲁莽人	9
8. 生长药	10
9. 种甘蔗	11
10. 讨债	12
11. 磨刀	13
12. 寻银钵	14
13. 求子	15
14. 沉香木	16
15. 种胡麻	17
16. 学眼跳	18
17. 牧羊人	19
18. 瓦师与驴	20
19. 送水	21